第 02 册 · 共 20 册

异度旅社

第11—20章



远瞳 著

第11章 事不过……三

当死亡降临的最后一秒，于生感觉到了无边无际的，无比沉重的，仿佛某种粘稠流质般具备实体的……“黑暗”。

他感觉自己的意识正在飞快消散，他知道用于支撑这意识的躯壳在惨烈的伤势中迅速失去了生机——随着生理机能停摆，由肉体承载的思维也随之沉沦消散，这是自然之理。

然而在意识消散的边缘，一股力量，或者说一个强烈的……“念头”，一种怪异的执着，仿佛牢牢束缚住了于生的心智，他恍惚间想起了那只吞噬自己心脏的青蛙，想起了自己上一次的“复活”。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自己为什么会活着？

这些问题化作执着，让他的意识强撑在那无尽黑暗的边缘，哪怕摇摇欲坠也始终没有彻底沉沦，他真的很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自己在死亡之后，到底又是怎么“回来”的？

黑暗碾压过来了，粘稠的质感渐渐变得冰冷粗糙，他感觉自己好像正被覆盖在厚厚的土层中，而他的灵魂在这重压下渐渐喘不过气来……可是突然间，这种沉重的压力又消失了。

在某种瞬间的顿悟中，他飘摇的意识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

在他的死亡中，死亡死于他之前。

于生的死亡死去了，于是死亡的于生再一次从那无边的黑暗中向着生者的国度返回——他感觉自己的“身体”突然变轻，并且开始加速脱离那片无尽的黑暗。

在这个过程中，他隐约看到那黑暗的表面好像有着什么东西，自己似乎正在从某个“表层”急速掠过，但他根本来不及看清那一幕，便猛地睁开了眼睛。

寒冷的夜风通过墙上的大洞吹了过来，坍塌一半的屋顶外是混沌污浊的天幕，夜幕深处，是山谷中空洞的风在呼啸。

有一大群专门处理这方面事情的专业人士，不说别的，这么大一座城市，总得有人负责维持明里暗里的秩序是吧——官方的有专管部门，民间的也有大大小小的组织，虽然我记不太清具体情况了，但这些人肯定是四处活跃的……

“当然，他们正常情况下都会和普通人的生活保持距离，隐藏在暗处，因为很多异域有着诡异古怪的特性，诸如‘被知晓便会活化’，或者‘会主动靠近对其感到恐惧的人’之类，所以要尽可能避免普通人接触到跟异域有关的情报，但一旦真的有倒霉蛋已经接触了异域，或者城市里出现了异域反应，这些专业人士自然也有一套办法迅速定位并找上门来……”

于生一愣一愣地听着艾琳的讲述，迟疑片刻之后抬起头，看着窗外。

“也就是说，我这边如今既然已经出现过了‘异域反应’，那接下来就只要等着，你口中的‘专业人员’就会主动上门联系是吧？”

“……应该……吧？”不知为何，艾琳的语气突然没了那么大底气。

于生也听出了对方缺乏底气：“……那他们咋没来呢？”

“我不道啊，按理说该来了啊。”

“实体可以被消灭吗？”于生紧接着问道。

“实体可以被杀死，但无法被彻底消灭，”艾琳严肃地说道，“因为严格来讲，实体只是一种‘生成物’，杀死一个，就会有一个新的‘副本’在异域中生成，它们是异域运行规则的体现，只要异域还在，实体就一直会生成——不过通常来讲，实体的生成也需要时间，而且好像有一些办法可以抑制某些异域的运行，延迟甚至阻断其中实体的生成……具体的，我不记得了。”

“可以被杀死，但无法被彻底消灭……”于生重复着这句话，突然感觉事情好像比自己想象的还棘手。

他不怕死。

那怪物好像更不怕……

不知不觉中，于生已经默认了自己还会返回那座山谷，还会遇到那只怪物——他也不知道这个想法是从何而来，当他察觉到的时候，这个念头，或者说某种“直觉”，已经在他心底扎了根。

“……不管了，能暂时杀死也是好事，”他轻轻呼了口气，又抬头看向艾琳，“除此之外，关于实体你还知道些什么？比如它们的弱点之类。”

“实体没有统一的弱点，有时候一个实体的弱点甚至不在它自己身上，而是在‘异域’身上，或是在异域本身的规则中，也有的实体……甚至会改变自己的弱点，”艾琳摇了摇头，“所以探索异域、对抗实体是一件专业而危险的事情，我建议你最好还是能找到专业人士帮忙——不是我这种被困在画里的。”

于生一听不禁翻了个白眼：“说得简单，我上哪找专业人士去，他们又不会在电线杆上刷小广告……”

艾琳：“会啊。”

于生：“……？”

“他们有联络方式啊——当然，不一定是电线杆上的小广告，”艾琳看到于生那目瞪口呆的表情，又格外强调地点了点头，“既然这世界上到处都是异域，异域对普通人又很危险，那当然会

于生坐在破庙的墙角，感觉头脑混混沌沌，这种感觉他很熟悉——就在不久前，他刚刚经历过一次。

但这一次，他恢复过来的速度更快，几乎只是几次呼吸，他便回忆起了一切，包括那种被黑暗埋葬的感觉。

调整一下气息之后，于生慢慢起身。

他感觉自己浑身的关节都在逐渐从僵硬中苏醒，就好像一具刚刚诞生的躯体正在迅速学习着应该怎么“活着”，体力迅速充盈，头脑渐渐清醒，而后他才看向破庙外面，看向自己之前血流满地的地方。

那里现在空无一物，那只巨兽似乎已经离开了……也可能只是隐藏起来，就像之前那样。

沉默片刻之后，于生在脑海中试探着开口：“……艾琳。”

几乎在他话音落下的一瞬间，艾琳咋咋呼呼的声音便在他心底炸裂：“于生！我去，你没事吧！？”

随后她便开始飞快地絮絮叨叨起来：“刚才你突然就没回应了，我怎么叫都没反应，甚至都感觉不到你的意识在哪，我还以为你死了！吓死我了，你死了就没人来修电视了——你真的没事吧？”

于生脸上肌肉瞬间抽了一下：“敢情你就只是担心没人回家修电视是吧？”

艾琳想了想：“……那倒也不是，顺便也怕你真的死了……”

于生：“……”

她竟然还真犹豫了一下！

努力平复了一下心情，于生总算是咬着后槽牙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心平气和下来：“我要是告诉你我刚才真的死了一次呢？”

艾琳压根不信：“别闹，你现在听着活蹦乱跳的……”

“……对，我就跟你开个玩笑，”听着艾琳的反应，于生不动声色地带过了这个话题，随后他沉默了一下，才有些突兀地开口，“多久了？”

“啊？什么多久了？”

“从我跟你说我先挂了到现在，时间过去多久？”

“额……从我这个位置也看不到客厅的表啊……我估算着大概半个小时吧？不一定准，我被封印在这幅画里好些年了，对时间的感知有点迟钝，但我看外面天色没什么变化，起码没过去一夜，天还没亮呢……”

于生：“……你这是不是有点过于不准了？半小时跟一夜差多大你知道吗？！”

艾琳一时间没吭声，但紧接着便从她那边传来了一阵刺耳又低声的嘲笑。

艾琳瞬间开口解释：“不是我！是这个熊！”

于生身心俱疲地摆摆手：“我知道。”

艾琳听起来挺高兴：“啊，你终于愿意相信我了啊……”

于生已经懒得搭理这个被封印的人偶了，他没好意思告诉对方，自己不是相信了她的说法，而是觉得——她如果真想讨打的话都不用乐，她说话就已经够欠打了。

事实证明在艾琳的嘴欠面前，那个熊的贱笑顶多也就起个添油加柴的作用……

脑海中转着些没用的念头，于生再次走出了破庙。

不知是不是错觉，他感觉自己的体力甚至比刚才挂掉一次之前还要好，脚步轻盈，动作有力，就连眼神……都仿佛变好了一点。

他好像正在适应这里，适应这里的黑暗，这里的崎岖废墟，以及这里无处不在的恶意和饥饿视线。

他走向破庙前的那片空地，走向空地对面的林子，走向这片“异域”的更深处。

他知道，自己可能还会死，甚至可能就是下一步，下一秒。

“于生，”艾琳的声音又在脑海中响了起来，“你刚才真的没事吧？”

口：“首先我还是要强调一点，我记得的事情不多，这幅画磨掉了我太多的记忆，所以我能给你的帮助也很有限……”

于生点了点头：“这个我知道。”

“嗯，”艾琳嗯了一声，接着表情放松了一点，“那我就尽我所能，给你补充一下有关异域的知识。首先，你应该已经对异域有了一些基本了解，知道它们是某种偏离秩序、违背常识的‘区域’的统称，那你知道异域里还会生成一种被称作‘实体’的东西吗？”

“……实体？”于生表现出了疑惑。

“简而言之，就是异域中的‘原住民’或‘产物’，实体不一定是什么样子，有时候可能是样貌怪异的人形，有时候可能是某种野兽或怪物，有时候甚至是一团火，一阵风，一块会跑的石头，只要是在异域里产生且具备明显‘活性’、能够对外来者产生反应的东西，都可以被视作‘实体’。”

于生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实体分类宽泛，数量众多，”艾琳则继续说道，“一般而言，实体都有很明显的‘异常’特点，它们诞生在异域中，天然具备不符常识、怪异危险等特征，大部分实体是没有理智的，至少不会表现出可以被人类理解的‘思考行为’，但好像也有极少数实体具备智慧……这部分情况我记不清了。

“反正实体里百分之九十都是危险的，只不过它们也有强弱不一，一些实体的危害可能只是会让人鼻子痒痒，但也有一些实体，人类只要目睹就会有生命危险——所以人们有一个猜测，认为‘实体’是异域的某种排异反应，是异域为了消灭入侵者而生成的杀毒程序，这个看法认为，对于异域而言，从秩序和常识世界而来的调查员和迷路者们才是不可名状的怪物……”

于生默默听着，这时候突然反应过来：“……也就是说，我遇上的那个‘怪物’就是山谷中生成的‘实体’？”

“应该是。”艾琳点了点头。

了几刀，接着又在上面压了个锅盖（这样起码当它真爬出来的时候自己能听到锅盖落地的动静），这才带着一丝疲惫回到餐厅，拖着沉重的身体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他脑子里乱糟糟的，有太多事情需要思考，而且更重要的，他真的很累。

但他强迫自己保持着清醒，现在还不是睡觉的时候。

桌子对面的艾琳小心翼翼地看着这边：“于生，你跟我讲讲你在那个异域里的经历呗，还有你是怎么……”

“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于生不等对方说完便摆了下手，紧接着调整了一下坐姿，一脸正色地看着画中人偶，“我攒了一肚子的问题——先说说我在那边遇见的情况吧，我在那边遇见一个跟我一样被困在异域里的姑娘，但她被困的时间可能很长很长……”

于生没有隐瞒什么，而是将自己在那座夜幕山谷中的经历一股脑都告诉了对面的人偶，包括胡狸向他透露的那部分信息，以及那个仿佛血肉混合体一样的、长相非常形式自由派的怪物。

除了自己“死而复生”的情况，这个他暂时还没想好该怎么跟对方讲，所以暂且没提。

他当然知道自己跟艾琳仍然不是很熟，也谈不上有多少信赖，但他也没别的选项——在这座城市里，艾琳是他迄今为止唯一接触到且能够交流的“异常个体”，也是他所知的唯一一个对“常识之外的事情”有所了解的人，除了艾琳，他也实在不知道还能跟谁讨论有关异域的事情了。

他觉得自己应该对这位画中人偶多一点信任，毕竟就到目前为止，她的态度还算友好（除了骂人很难听的时候）。

艾琳则听的很认真，在于生提到那个血肉怪物的时候她的表情就已经变得格外严肃起来，有几次她似乎想开口，但都忍住了，始终没有打断于生的讲述。

直到于生的讲述告一段落，这位人偶少女才终于调整了一下姿态，她板板正正地坐在那张铺着红色绒毯的椅子上，一脸认真地开

“没事，就是受了点小伤，现在都好了。”

“那什么，要不你还是先原地待着吧，或者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我想办法回忆回忆，说不定我以前遇到过你说的那个‘山谷’……”

“那你就先回忆着吧，我继续在这里转转。”于生随口说道。

“啊？那可能有点危……”

“艾琳，”于生直接打断了对方，他已经来到空地上，这时候深深吸了口山谷中寒凉而带着诡异腥臭的空气，看着远处影影绰绰的阴森密林，他突然扯着嘴角笑了起来，“你知道吗，这些日子我一直过的稀里糊涂的。”

艾琳显然有点跟不上于生的思路：“额……啊，我应该知道吗……”

于生却没有在意艾琳是什么反应，只是自顾自地说着：“……我刚才听你提到了‘异域’，还有一些误入异域的事件，你知道我是什么反应吗？”

“什么反应？”

“高兴。”

“啊？”

“高兴，我非常高兴，”于生站在夜色中，抑制不住地笑着，“你说，有些人一不小心打开了一扇错误的门，或者只是在某个极低概率的情况下，某个时间踩上了一块错误的地板，便落入了被称作‘异域’的鬼地方，是吧？而且你还说，落入异域的人，如果运气够好，找到了异域的规律，其实还是有机会回去的……”

“我是这么说来着……”艾琳有些迟疑地说着，“不过这真的看运气，专业的调查员还好，普通人不经过训练的话基本上掉进异域就等死了……”

于生轻声咕哝着：“没事，死着死着就试出来了……”

艾琳：“……啥？”

“没什么，我只是突然找到了点事情干，”于生轻轻舒了口气，仿佛是要把过去两个月在这个世界浑浑噩噩憋下来的浊气都一口吐出来，“就先从这里开始吧，或许得多花点时间，但我肯定能从这地方出去。”

“虽然不知道你那边什么情况，但感觉你好像是……振奋起来了？”艾琳犹犹豫豫地说着，“那什么，至少是好事吧，你加油？尽量别死啊……还等你回来修电视呢……还有给我找个身体什么的……”

“行，回去了我想办法给你解决一下身体的问题，”于生随口说道，“我以前多少也接触过一些雕塑和模型方面的东西，试试应该可以。”

这一次艾琳是真的惊喜起来：“啊？你有人偶师的经验？！你不早说啊！你手艺怎么样？能做出什么程度的人偶或者模型来？”

于生犹豫了一下，坦然相告：“差不多就是跟着网上的视频看大佬捏土，看完之后脑子告诉手说自己会了，但手不信的程度。”

两秒钟后，艾琳骂的可难听了。

但于生却心情彻底放松下来，某种他自己也不知道对不对劲的松弛心态鼓动着他的自信，他走向前方，又在夜色中抬起头，想要看向一侧的高山。

一头好几米高的、仿佛无数扭曲猛兽肢体融合而生的血肉巨兽在路边盯着他。

于生停下脚步，想了想，在心中招呼着正在骂街的画中人偶：“艾琳。”

“啥事？”

“……没什么事我又要先挂了。”

“啊？”

于生觉得这肯定不是因为艾琳心大。

果然，问题出在自己身上——但考虑到自己这么短时间里都死去活来这么多次了，再邪门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好像也没什么奇怪的。

“算是误打误撞吧，好歹回来了。”于生随口应了一句，回头把虚掩着的门关好，紧接着第一时间低头检查自己身上，确认了不只是身体彻底恢复，就连自己身上的衣服也都跟之前一样完全恢复了原样。

于生皱了皱眉，联系到艾琳现在的反应，他觉得自己与其说是“复活”，倒不如说是“死亡”的整个“事件”都仿佛凭空消失了……

他站在门口发呆的样子落在艾琳眼中，画中人偶疑惑地开口：“于生？你没事吧，怎么看上去呆呆的？对了你跟我讲讲你到底是怎么回来的呗，跟你联系一直断断续续的，你那边还总是一堆乱七八糟的动静，我都不知道你在那个异域里到底撞上什么奇怪玩意儿……哎？你手里拎着的那是什么？”

对方这么一提醒，于生这才注意到自己手里仍然紧紧抓着一样东西——那赫然是一条带着漆黑鳞片的、造型怪异丑陋的断尾。

于生嘴角一抖：“卧槽，差点把它忘了……竟然还在这儿呢。”

这玩意儿甚至现在还在他手里微微收缩蠕动着，但显然已经不像一开始那样“生机勃勃”，看样子这怪物的残肢虽然有着惊人的生命力，但在和本体切断之后还是会渐渐死掉。

一种怪异的感觉浮上心中，于生一时间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跟艾琳解释这玩意儿的来头，略微犹豫之后，他拎着这条断尾走向厨房，一边走一边随口对艾琳说道：“……一点土特产。”

画中人偶闻言一呆：“……啊？”

于生这时候已经随手把那根断尾扔在了厨房的水池里，确认这玩意儿已经没有力气从池子里爬出来之后他又不放心地在它表面戳

又突然回忆了起来，但在一开始，胡狸确实是把他的“死亡”给彻底遗忘了的。

于生不知道这种“遗忘”是怎么回事，也不确定这是自己的问题还是胡狸的问题——毕竟那个狐狸姑娘的思维似乎已经相当混乱，她突然忘记某些事情也很正常。

但如果等会艾琳也不记得他推门死屋里的一幕的话，那于生就基本可以确定……问题是出在自己身上了。

在黑暗中漂浮的时间无从判断长短，所以在稍微整理了一下迄今为止的经历之后，于生便放空自己的思维，让自己紧绷的神经稍微休息休息，同时耐心地等待着黑暗结束的时刻。

而后，他感觉到了那种熟悉的下坠，感觉到自己正在飞快地“返回”尘世。

早有准备的于生立刻集中起精神，尝试捕捉自己越过“界限”那一瞬间的感知——

一幕幕熟悉的场景出现在“眼前”，某种若有若无的引导感在驱使自己向着特定的方向“坠落”，他艰难地在那些瞬间涌现的纷繁画面中分辨着，但还来不及把握什么，便“看”到其中一幅画面迅速在自己眼前放大——

梧桐路66号，进门之后的客厅。

于生猛然睁开了眼睛。

熟悉的家中陈设映入眼中，客厅旁边的餐厅里，那幅古朴精美的油画正静静地杵在餐桌上。

油画中的艾琳打破了安静。

“于生！你终于回来了啊！”

第20章 艾琳的情报与建议

油画中的人偶少女开心而惊喜地跟于生打着招呼，声音听上去带着些意外——但丝毫没有看到一个已死之人活着回来时的震惊和恐慌。

第12章 这地方有人！？

于生跟艾琳打了个下线招呼，但这次说完之后他倒是没有立刻就挂。

倒不是因为对面那玩意儿改吃素了，而是因为这头骇人的巨兽不知为何好像陷入了某种茫然状态。

它在夜风中伫立着，几十双混乱重叠在肉球上的眼睛用一种古怪的“目光”死死盯着眼前的猎物，虽然这么说有点奇怪，但于生感觉自己真的从这些眼睛中看出了“困惑”的意思——就是那种嘴和胃对了半个钟头账都没对上的困惑。

艾琳还在脑海中焦急地呼唤着什么，但于生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眼前的骇人怪物上，艾琳的声音对他而言就好像隔着厚厚的帷幕一般遥远——他绷紧了肌肉，感觉心脏如擂鼓般砰砰直跳，那怪物身上的每一处肌肉抖动和血管起伏都清清楚楚地映照在他的眼里。

尽管此前从破庙里“复活”的时候就做好了某种准备，但真的再次遇上这死亡的重压，于生还是感觉到了巨大的紧张。

唯一跟上次不同的，就是混杂在这紧张中的恐惧感已经大大衰退，取而代之的，是某种他自己都感觉很陌生的……兴奋。

而后，他突然感觉到了什么。

那是肌肉在收缩，是污浊浓稠的血液在汇聚，饥饿在心底汹涌，混混沌沌的心智中传来了进食的指令——在这极为短暂的一瞬间，他心中警兆陡升，并准确勾勒出了那警兆的轮廓。

怪物要动手了，从左边，但只是佯攻，真正的杀招是一条会从后背甩过来的、带着倒刺与锋刃的蛇尾。

怪物猛扑了过来，一张血盆大口从它的某处肢体末端骤然裂开并咬向于生的左身——但在它跃起之前，于生已经做出了反应，没什么过多的思考，他直接按照心中提示猛地侧过了身子，紧接着又迅速往前一扑，速度快得连他自己都不相信。

他注意到，自己之前扭伤的腰不知什么时候也完全恢复了过来，好像自从“复活”之后，这幅身体的状态就一直好得不可思议。

巨兽扑了个空，那条在刁钻角度偷袭的蛇尾也只是堪堪扫过“猎物”的后背，于生感觉到了身后传来的风压，从死亡边缘掠过的感觉让他汗毛倒立，但比起这惊悚的感觉，他心中更有一份不可置信：

自己竟然真的躲开了？！刚才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他来不及细想，因为下一轮危机感又从身后传了过来，这一次却没有足够的时间来闪避，他只来得及落地之后狼狈地翻身而起，便看到一道利爪兜头盖脸地朝着自己砸落下来。

情急之下，他只能本能地抬手，用人类那羸弱的手臂去格挡那几乎如陨石砸落般的利爪。

砰的一声巨响，空气激荡着冲散了方圆数米的草屑与尘埃，剧痛传遍全身，于生觉得自己身上就像有十几根骨头一齐被砸断了一般，他闷哼一声，一口气没上来便连退两步——

但他挡下来了，刚才那一击他切切实实地挡了下来。

于生惊愕地看着自己的双手，他看到自己的左手呈现出不正常的歪曲角度，显然骨头真的已经被砸断，然而痛觉却在以惊人的速度消退，扭曲的骨头也好像正在缓慢复原。

他还清楚地记得那怪物第一次袭击自己的时候，记得那怪物真正的力量，那东西身上的每一寸肌肉都能轻而易举地碾碎人类的躯体，而于生百分之百相信，当那怪物全力扑击的时候，自己是不可能挡下来的——断多少骨头都不可能。

但怪物显然不会给他太多思考的时间，落地之后只不过调整了一两秒，这饥饿的巨兽便发出一声混乱而愤怒的咆哮，再一次扑向了眼前那恼人的“猎物”。

罡风透骨般袭来，飞扑过来的怪物就像一座从天而降的小山，于生再次提前有了反应，他毫无形象地往旁边一滚，紧接着又起身

“机魂不乐。”/“机魂怂了。”

俩人异口也不同声地说道。

然后他们各自沉默了一下，这次异口同声：“你记错了。”

“回头再说，”宋成摆了摆手，推起电动车慢慢往回走，“先离开这地方。”

李林推着电动车跟在宋成后面：“……领导，就这么一路推回去啊？”

“不然呢？你车不要了？”

“局里没个小货车啥的吗？不行把楼下后勤处的那辆电三轮招呼过来也行啊……这推回去要了命了……”

“少废话，年纪轻轻的体力还不如我？”

两位特勤局资深干员推着电动车渐行渐远，身影渐渐消失在梧桐路的道口。

……

于生对周围那种无边无际的深沉黑暗已经很熟悉了，最近来的比较频繁，他在这一片黑暗混沌里飘着的时候甚至感觉跟回家一样。

艾琳的尖叫声尤在耳旁。

他想，自己满身是血肚子开个洞推门进屋死在里面的一幕大概是把那个画中人偶给吓到了——看样子即便是身为“诅咒物品”的艾琳，心理承受能力也就那样。

而这更让于生开始期待起自己“回归”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当自己重返人世，再次出现在艾琳面前的时候……人偶小姐会是什么反应？

她……还会记得自己推门死屋里的事情吗？

于生在黑暗中漂浮着，“眼前”浮现出了胡狸的身影，回忆起在那片夜幕山谷的经历，他记得当时胡狸在破庙里见到自己的时候便完全忘记了她一个头槌把人撞死的经过——虽然之后不知为何她

“……局里给报吧？”

“给报。”

“还好，吓我一跳，”李林顿时松了口气，接着扭头惊疑不定地看着自己刚才伸手的方向。

然而这里只有一小片空地，空地尽头则是一堵墙——墙上被不知谁胡乱涂鸦，用五颜六色的喷漆勾勒着门窗、屋子、树木和石头之类的画面。

他伸手往前挥了挥，什么都没触碰到。

“这里肯定有东西，刚才仪器已经观察到了，但我还没来得及确认设备就坏了，”李林嘀嘀咕咕，“设备坏掉之前，提示深度仍然是L-0。”

“……先回局里，”宋成沉吟两秒，做了决定，“回去我就给理事会打报告，这地方确实需要监视一阵子，不排除是某种未登记在册的‘异域’，估摸着得大型设备和专门的‘深潜员’才能应付。另外你眼睛没事吧？”

“……有事的话能给批半天假吗？”

“不能，局里缺人。”

“那没事了，我回去滴点眼药水就行。”

宋成点了点头，李林则弯腰小心翼翼地捡起已经不再冒烟的探深仪残骸，两人一前一后地回到了刚才停放电动车的地方。

李林拧动车子的钥匙，电动车的液晶屏闪了一下，随之熄灭。

他呆了一下，抬起头，正对上宋队长跟自己一样的目光。

“我车子坏了……你也是？”

宋成无声地点了点头。

“……你觉得是巧合吗？”

宋成轻轻摇了摇头，沉声开口：“‘学院’的人有一种专门的说法来解释这个现象。”

李林微微一怔，紧接着回忆起了曾经看过的某些资料——

跳去，躲开一道劈山裂石的甩尾，然而下一秒，还没站稳脚跟的于生便被那条回缩的尾巴扫翻在地，紧接着，那巨兽竟然直接从身体中段裂开，一道仿佛触腕般恶心的、不断蠕动的“长舌”在夜色中激射而至，将失去平衡的于生死死缠住，猛地拖回。

于生用力撑着双手，让自己不要被那道“长舌”给拦胸勒断，至少别这么快勒断，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拖拽到那怪物面前，后者的身体从中间裂开了一个大洞，无数尖牙利齿在那大洞里起伏摩擦着，如一张饥饿至极的巨口。

在即将被拖拽进那张巨口的一瞬间，于生双脚猛然一蹬，他脚下的岩石砰然震裂，而巨大的反冲力量甚至将那怪物拽得一个踉跄。

于生也顾不上思考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力气，趁着这瞬间的喘息机会，他几乎用尽了自己全身的力量，吼叫着挣断了那根缠绕着自己的长舌，紧接着便从地上捡了块尖锐的碎石，猛扑向怪物身侧一只正在疯狂震颤的浑浊眼球。

长舌断裂，那怪物也发出一阵令人胆寒的咆哮，鲜血从它的身体中段喷洒出来，它踉跄着，努力恢复平衡，几十双眼睛带着疯狂与饥饿注视着眼前的猎物——

好香，好香啊……

鲜血的气息在钻入鼻孔，在刺激着饥饿者的神经，在激发着某种沉睡了很久的……本能。

真的好香啊。

于生感觉自己的心脏在疯狂跳动，感觉自己的血液中涌动着某种灼热到近乎沸腾的东西，一种狂喜正在他心底渐渐上涌，他努力尝试分辨这狂喜到底是什么，终于，他明白了。

那是即将进食的喜悦之情，是饥饿将得到满足的报偿。

那巨兽，那堆叠的血肉，那混沌堕落的灵，那……

上好的肉。

尖锐的碎石在他手中被渐渐捏成粉末，他沉重地呼吸着，感觉周围的一切都慢了下来。

他扑向那怪物，那怪物扑向他，食物拥抱着食物——恍惚间他竟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仿佛过去二十多年都从未进食过，或者至少没有吃过“真正的食物”，他拥抱着那怪物身侧的狰狞肢体，那怪物则用更惊人的力量“拥抱”着他，直至勒断了他身上一根又一根的骨头。

但于生仿佛没有感觉，他已经啃咬到了那怪物的血肉，不像上次那样是死亡前愤怒而绝望的最后反击，他现在已经有了新的心态——

他不会死，他会再回来的，这头怪物可以杀死他一次，两次，或者无数次，但他都会回来的。

而且每一次，他都会比上一次更加明白该怎么对付这头怪物。

这或许需要很久。

但他会一点一点享用这块好肉。

怪物身侧的十几只眼睛疯狂震颤着，其中几只眼睛好像是感觉到了什么，终于慢慢集中在于生身上。

一张生满利齿的巨口已经从侧面啃咬在于生身上，然而那些眼睛中却仿佛渐渐浮上了一层恐惧。

于生感觉到了自己的身体正在被怪物逐渐撕裂，他知道，自己这一次还是败了，理所当然的——他会死，被这怪物吃掉。

至少这一次，他还赢不了。

不管怎么说，他这一次坚持的时间倒是远远出乎预料——他原本以为自己一个照面就会当场逝世的，却没想到还跟这怪物打了个有来有往。

“艾琳啊……”在意识沉入黑暗之前，于生试着在心底呼叫。

艾琳的声音几乎立刻响起：“于生！于生你没事吧？！我刚才一直叫你你也不理……”

“没事，就是刚才跟你说早了，现在我要挂了……”

他可以确定自己刚才真的被什么东西影响了记忆和思维，那种残留的“印象”现在还被他强行固化在心底，这里一定有什么邪门的东西在对自己施加影响，但……设备感应不到。

而就在他准备开口让李林调整一下探深仪的感应模式时，后者却似乎突然发现了什么。

李林紧紧地盯着街巷尽头的某个地方。

与软管相连的一只眼睛漆黑如墨，深沉的黑色中倒映着另一重视野，他看到在黑白覆盖的街道建筑之间，竟隐隐约约有一抹色彩——那色彩十分模糊且浅淡，看不出到底是什么，但规模很大，他努力分辨了半天才大致确定那层淡到近乎透明的轮廓范围，判断其尺寸约等于一栋房屋。

“宋队，这前面有个东西，但很模糊，看着像是一栋房子，”他一边说着，一边小心翼翼地向前走去，“深度提示仍然是0，也没有污染反应……我快走到它前面了，你能感觉到什么东西吗？”

宋成跟在李林身后，右手捏着口袋里的一枚徽章，随时准备情况不对出手干预，同时皱着眉摇了摇头：“灵性没有示警。”

李林在某个地方停了下来，他感觉自己已经来到那片朦朦胧胧的色彩面前，而后他犹豫了一下，慢慢向前伸出手——

漆黑铁盒里骤然传来一阵尖锐的嗡鸣，紧接着是噼啪几声轻响，伴随着一阵青烟冒出，探深仪停止了运行。

连接在眼球上的软管瞬间脱落下来，漆黑如淤泥般的物质从中流淌而出，在接触到空气之后迅速蒸腾消散。

眼睛瞬间传来的酸胀刺痛让李林忍不住“卧槽……”了一声，他扔掉已经开始烫手的黑盒子，下意识就想去揉刚才建立连接的那只眼睛，旁边的宋成见状立刻上前一步，抬手按在李林的太阳穴附近：“别揉！等一会就好！”

李林顿时僵硬在原地，他感觉到太阳穴附近传来一阵灼热，而眼球的不适感则迅速衰退，片刻之后他恢复过来，看到了地上仍然在冒着青烟的探深仪。

第19章 回家

李林有些发愣地看着那片空无一物的墙角，手里还拿着取样用的刮刀，心中茫然得仿佛是忘记了自己在干什么。

而被称作“宋队”的中年人——特勤局二队队长宋成，则在看到那血迹消失的瞬间紧紧皱起眉头。

有什么东西从他的记忆和思维中消失了，但残留的印象还在，这些许印象刺激着他的“灵性”，让他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的地方。

宋成眼底浮现出一抹混沌的辉光，他立刻控制着自己的心智，尝试去“固化”心底最后那点残留的印象，以防其也跟着某些记忆消散，常年的专业训练在这一刻发挥了作用，手握刮刀的李林则在迟疑之后抬起头：“领导，我感觉自己好像突然忘了要干什么，刚才这地方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有思维干扰！”宋成瞬间反应过来，飞快提醒，“立刻检查这里的‘深度’！”

李林闻言二话不说放下了手中取样工具，他飞快地从腰带上取下一个只有巴掌大的漆黑盒子，在盒子表面按了几下，随后从其侧面抽出一根细细的“软管”，直接将软管那宛若针头的尖端连接在自己的眼球——做完这一切之后，他抬起头，用连接着软管的那只眼睛缓缓环视四周。

漆黑铁盒内传来轻微的嗡嗡声，细管中也好像有液体在缓缓流动，李林的眼睛渐渐染上一层漆黑，而在他的灵性视觉中，这条老旧街道中的一切都开始染上一层黑白色调。

“深度L-0，没有异域反应，”李林一边观察一边汇报，“也没看到有从‘异域’里跑出来的东西或者残留物。”

宋成皱着眉头，看了一眼李林手中的盒子——这是便携式的探深仪，感应范围和灵敏度都比不过那种手提箱大小的标准设备，但即便是便携型，它也能检测到范围内的“深度”变化才对。

而后他没有理会艾琳的大呼小叫，只是静静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然而就那沉重的黑暗降临之前，他却突然听到附近传来一个声音——一个清晰的，真真切切存在于这山谷中的声音。

“别怕！我来，救你！”

于生的意识已经很不清醒，这时候却激灵一下子有了片刻清明，一个雷霆般的冲击炸进了他的脑海——

有人？！

这地方，有人？！

他艰难地睁开眼皮，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到一个身影正在从远方急冲而至，他模模糊糊地看到那好像是一个衣着破烂的女孩子，但下一秒，他却又看到那女孩子身后又有别的轮廓在夜色中飞扬。

那是什么？

是尾巴？

狐狸？

人？

不，是一个亚音速头槌。

于生绝望地看到那个喊着要来救自己的身影如一枚增程炮弹般在空中二次加速，低着脑袋就直冲过来，而正啃咬着自己的怪物则正好侧了一下身体（很可能是故意的），于是他就变成了那个身影笔直撞过来的目标。

“卧C……”

他只来得及从牙缝里挤出两个音节。

那个冲过来的姑娘甚至都没看到前面的情况。

亚音速头槌砸在于生胸口，然后他就没胸口了。

脖子以下都没了。

跟蒸发了一样。

“姑娘，你TM……撞歪了……”

然后，于生就被救死了。

第13章 碰面

啊，熟悉的黑暗，熟悉的重压感，以及熟悉的、意识不断下沉的感觉。

于生的思维漂浮在一片混沌黑暗深处，与那种从四面八方传来的重压感一同涌上来的，还有一种无奈至极与疲惫。

他想过自己在离开那片“异域”之前可能还会有很多波折，甚至想过自己可能还得“死”不止一回，但他猜中了开头和结局，却没猜到这个过程——在黑暗中漂浮沉沦的时间里，他不由得又回忆起了自己失去意识前看到的最后一幕，回忆起了在那模糊闪过的一瞬间，那对映入自己眼帘的金红色瞳孔，那些在夜幕中绽放般的华丽狐尾……

以及那个亚音速头槌。

所以，那个一头把自己撞死的姑娘到底是谁？她是从哪冒出来的？又为什么会出现在这片异域里？

另外……自己与那个怪物搏斗的时候，身上发生的变化又是怎么回事？那凭空增长的力气，敏捷，以及……

那种饥饿的冲动。

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于生感觉纷繁错乱的思绪就如旋涡般盘旋在自己的脑海中，而失去了肉体的束缚，这些失控的“念头”甚至不断在他“眼前”幻化成了各种光怪陆离的幻象，幻象中又夹杂着许许多多从深处泛出来的回忆——他看到了那个由无数肢体堆积而成的怪物，又看到了那个突然冒出来的，有着狐狸尾巴和耳朵的“头槌”姑娘，但下一秒，他又看到了一幅油画，油画中的艾琳四分五裂地倒在座椅周围，人偶的肢体之间连接着蛛网般的丝线，一个怪异的阴影则隐隐约约立在画面深处……

年轻人表情微妙地变了变，憋了半天也没把“初中生看一帮女同搞乐队是不是不太好”这句话给说出来……

宋队则接通了电话，放在耳边听了几句后开口：“对，我跟李林已经到现场这边了，跟小红帽之前调查的情况一样，这地方‘干净’得有点邪门，你安排一下吧，可能得在这里设置个固定的监控点，具体人员等我回去决定。另外跟‘童话’那边联系一下，看他们能不能再出个人过来，这可能是个长期任务……”

挂断电话，宋队长长地呼了口气，扭头看到名叫李林的年轻人还在看着自己。

他愣了一下，忍不住开口：“真是我女儿给我换的，我平常不看动画片的。”

李林赶紧干咳两声：“额咳咳，我信，我信。”

俩人对着尴尬了一会，默契地选择直接跳过这个话题。

而就在这时，李林似乎突然发现了什么东西。

他眉头微皱，快步走向不远处的一处墙角。

“宋队，你过来看看这个！”他低头检查了一下，立刻抬头招呼道。

宋队走了过去，看向李林手指的方向。

一片暗红色的痕迹呈现在墙角，看上去就像干涸的血迹，范围很小，离远了很容易被忽略，而且现在还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缩小着。

不是渗进了水泥里，而是在飞快地凭空消失着。

“血？”宋队立刻皱着眉头，紧接着迅速反应过来，从长外套的口袋里掏出一根塑料管以及便携的刮刀，“不对，不是血，取样！”

“好。”李林答应了一声，接过取样工具便准备刮取墙上残留的暗红“血迹”，然而就在他手中的刮刀接触到墙面之前，那最后的一小块红色却突兀地发出了一阵嘶嘶声，紧接着便彻底消失了。

的能力，她的狼能嗅出周围环境中哪怕最微弱、最细小的‘异样’气息，但她在这地方搜索了一整夜，结果却什么也没发现。”

年轻人眨了眨眼，似乎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什么也没发现，没听明白？”宋队又提醒了一遍，“太‘干净’了，太‘正常’了，交界地就没有干净到这种程度的地块！小红帽的狼在这座城市里的每个地方都能嗅到异样，哪怕那气息很弱很弱，但唯独在这儿……从神秘学的角度讲，这整条街都‘干净’得跟真空似的！”

听到这，年轻人终于醒过味儿来——在学校里培训过的内容终于跟现实里的情况对上了号。

“要么，这地方真的有那么干净，交界地里真的出现了一块跟‘外界’深度平行的‘纯净地块’——这也不是不可能，毕竟这里是交界地，全世界所有地方都可能跟这里有联系，”宋队摆了摆手，有些疲惫地说道，“要么，这地方藏着一个……‘大玩意儿’，那东西在不断改变整个地块的环境，小红帽的狼群在这里遇到了边界真空。”

年轻人脸上本来就有点紧绷的表情肉眼可见地更加紧绷起来。

“我是不会批准你调到后勤部门的，”宋队抬起眼皮看了看他，“调到别的队也不行。”

“我又没说我想跑！”年轻人赶紧摆手，“我入队那时候就做好准备了，肯定尽忠职守爱岗敬业认真履行……”

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打断了俩人之间的交谈，是一阵旋律悦耳的音乐——某部爆火新番的经典曲调。

年轻人听到瞬间一愣，眼神有点怪异地看着自己的领导：“……您也看那个？”

被称作宋队的中年人脸上肉眼可见地抽了一下，一边不情不愿地从兜里掏手机一边念叨：“肯定是我女儿偷偷给我换了，她最近看这个……”

蓦然间，艾琳又消失了，在于生的回忆深处又有新的画面浮现出来——绯红的云霞与天空，阳光如水般流淌，浸染着熟悉的老街旧巷。

哦，那是于生出生长大的地方，他熟悉的“界城”，一个不起眼的沿海小城市，他离开那里已经两个月了……但不知为何，当记忆深处的画面泛起时，他却觉得那似乎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画面，甚至久远到了仿佛是另一个人的记忆，冷冰冰地呈现在自己眼前。

所有的画面都消失了，最终只有温柔的黑暗笼罩周围。

于生感觉自己的思维稍稍清醒过来，在片刻犹豫之后，他尝试着在心底呼叫：“艾琳。”

黑暗中，没有任何回应。

看样子在自己“死亡”的状态下，和艾琳之间的联系会被切断。

紧接着，于生又尝试转动自己的“视线”，在这片黑暗中寻找别的物体，以及确认自己的肢体是否存在。

他什么都没看见，这里空无一物，而自己在这里似乎只是一个漂浮无依的“思维”，并不存在什么身体。

于生默默尝试着更多东西。

在之前的两次“死亡”中，他还没有任何经验，几乎是稀里糊涂便返回了“人间”，但这一次，他开始有意识地感知这个过程，测试着各种各样的猜想。

他知道，自己这段时间里一直都浑浑噩噩，陌生的世界，诡异的现象，自身的谜团，死而复生……太多搞不明白的东西塞在一起，让他毫无头绪。

但自从艾琳告诉了他有关“异域”的概念，他就知道自己又有了目标——他要回去，要回到“正常”的那一侧去。

当异域的孔洞偶尔向人打开，普通人在看到那些从孔洞里泄出的光景的一瞬间，便越过了理性的边缘，抵达了正常之外的另一

边，这个过程可能是因为乘车时下错了站，可能是因为下楼时多走了一步台阶，甚至可能是因为多翻了一页书，错看了一个字，以及……打开了一扇错误的门。

但不管原因如何，最关键的是，这个过程并非是不可逆的。

根据艾琳透露的情报，这个世界有人在研究异域，有人总结出了异域的规律，甚至有专门解决异域问题的专家们，而即便是普通人，在落入异域之后也有返回的机会。

这片被夜幕笼罩的山谷是一个异域，自己现在居住的梧桐路66号是一个异域，但于生认为，自己最初接触异域还要在那之前——

在自己两个月前推开家门的时候，他或许就落入了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名为“界城”的异域。

现在，他要尽可能地探索，尽可能地搞明白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搞明白与异域有关的知识，然后……从这个不对劲的世界离开。

于是，他睁开了眼睛。

寒冷的夜风吹过墙上的大洞，坍塌一半的屋顶外，是浑浊的天幕。

他坐在破庙的一处墙角里，但并没有立刻起身，而是保持着刚苏醒的姿势一动不动，谨慎地感知着周围的一切，同时努力抓住自己思维中那些正在飞快流走的记忆和“印象”。

他在尝试回忆自己苏醒那一瞬间的感觉，确定自己从黑暗中返回“现世”的那道界限。

他觉得，这可能是搞明白自己“死而复生”过程的关键。

至少，这可以让他离这些谜团的真相更近一点。

隐隐约约的，他开始回忆起自己苏醒前一瞬间所“看”到的某些景象，他回忆起自己从黑暗中上升，越过一道朦胧的界限，然后又向着现实下沉……可在这之后呢？在“向着现实下沉”到“睁开眼睛”之间呢？在这个短暂的瞬间，发生了什么？

其中一人是个看起来沉稳可靠的中年男子，穿着一袭咖色长外套，身材高大而健壮，肤色微黑，留着黑色短发，脖子附近的一道不规则疤痕让其气质中多了几分可畏，但男子脸上疲惫的表情和黑眼圈却又与他健壮高大的体格和狰狞伤疤格格不入——那张脸看着就是已经连续加班三个月没休过假的模样。

而另一人却是个看起来不过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同样的黑色短发，身材却比旁边的中年人要瘦小很多，样貌普通，属于随便扔在哪个人群里都立刻会找不到的那种普通，他穿着一身黑蓝相间的外套和长裤，脸上表情显得有点紧绷，带着一种刚上班没几天就被领导拎着出外勤的紧张局促。

俩人骑着车来到这片安静的老城区，观察着四周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建筑，偶尔有居住在此地的居民远远地从路口经过，但极少有人朝他们投来目光。

“这地方看着没什么古怪啊……”黑发的年轻人咕哝着，“宋队，确认是这儿？”

“刚才有边界报警，坐标确实是这地方没错，”被称作宋队的中年人点了点头，“虽然信号一瞬间就消失了，但可以确定是异域反应。”

“咱两个紧赶慢赶都没赶上啊，”年轻人看了一眼旁边的电瓶车，犹豫着开口，“是不是该开车来的……”

宋队看了他一眼：“局里的车都出外勤了嘛，就剩徐佳丽那辆七手的破车，你开啊？那东西油门踩到底都不一定有你的电瓶车快。”

年轻人干笑了两声，有些生硬地转移着话题：“那什么，之前那谁……是代号‘小红帽’吧？童话组织的那个，她在这边好像也什么都没发现？”

“嗯，什么都没发现，所以更可以确定这地方有不对劲，”宋队慢慢点了点头，“‘小红帽’给特勤局干过不少活了，我了解她

他一边走一边还在嘀咕着：“不是说主角从绝境里逃出生天就万事大吉了么……这都地图结算了伤势还保留着是啥屑设定……妈个鸡疼死了……”

持续不断的失血让他渐渐意识模糊，体力上的流逝让他走的每一步都摇摇晃晃，艰难无比，仿佛下一秒就会倒下，在最后几步的时候，于生几乎是在凭借本能往前挪动着，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回家里去——或许是为了跟艾琳打个招呼？或许是为了避免被清晨出门的人发现自己的“尸体”？

眼前的一切渐渐陷入昏暗，晨光染上了一层暗红，于生脑海中浮现出了胡狸那双金红色的眼睛——在最后，那双眼充盈着饥饿的血光，但又有残存的最后一丝人性，艰难地维持在血色深处。

那只狐狸……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她说她不会死，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于生脑海里浮现出这许多念头，终于挣扎着来到了家门前，门没有锁，他扒拉了一下门把手，便把门推开，随后迈步而入。

他看到了斜对着入户门的餐厅，看到了仍然靠墙放着的那幅油画，艾琳正从油画中抬起头来，她惊讶地看着门口，然后慢慢睁大了眼睛。

于生向对方扯出一个回光返照的笑容：“艾琳，我回来了。”

他知道自己伤的很重，如果不是这副身体如今的恢复能力和强度惊人，恐怕他现在就已经死在屋外面了。

脑海中刚冒出这么个想法，于生便感觉眼前视野一歪，整个人靠着门框便滑落下去，熟悉的黑暗重压从四面八方而至——一同传来的，还有艾琳吓坏了的尖叫声。

现在他死屋里了。

……

伴随着轻微的刹车声，两辆电动车停在了梧桐路深处，两个身影从车上下来，看着眼前这片陈旧而安静的街巷。

他好像看到了几个一闪而过的画面，很快，很模糊，而其中比较清晰的画面有几个……包括自己家附近的小路，还有梧桐路66号的大门前，以及……这个位于破庙深处的墙角。

于生眼皮微垂，脑海中思绪渐平，他冒出了一些猜想，又将这些念头暂时放下，而后他才轻轻呼了口气，开始小幅度地活动着自己的手脚。

这幅躯体纯净而健壮，他甚至能感觉到血管中流淌的磅礴气力，他听得很清，看得很远，手脚充满力量——尽管前不久他还被一个亚音速头槌撞得脖子以下截肢，但现在他已经完全生龙活虎起来。

他从墙角处起身，准备呼唤艾琳。

但就在下一秒，他却硬生生止住了自己的动作。

因为有窸窸窣窣的声音从墙外传来。

听到这个声音，于生的第一反应就是——那个味道不错的怪物竟然还追到破庙里来了？！

但很快他便觉得不对，因为那个怪物的动静一向惊天动地，而不是像这样小心翼翼的。

轻轻吸了口气，于生带着三分谨慎，慢慢挪到了墙上的破洞前，透过洞口向外看去。

夜幕深沉，但他的眼睛却看得很清楚。

他看到一个女孩，正小心翼翼地走在破庙的废墟间。

女孩披着一件破破烂烂的袍裙，那似乎曾是一件华美的衣裙，现在却只剩下肮脏褴褛的布片，久未打理的白色长发乱糟糟地披散下来，挡住了她大半容颜，而在女孩头顶……却是一对狐狸的尖耳。

但比起那对毛茸茸的耳朵，于生的视线还是更多地落在了女孩身后——那些尾巴。

狐尾，不止一条，但于生从自己的视角很难数清楚那到底是几条尾巴——而且由于那姑娘看上去实在狼狈，他甚至怀疑那就是一

条大尾巴，只是因为太长时间没有梳洗所以打绺了……

到现在于生当然已经认出来了。

是那个亚音速头槌。

但头槌好像并没有察觉到就在附近的于生，她只是小心翼翼地在破庙的废墟里逡巡着，时不时抽动鼻子似乎是在分辨和寻找，过了一会，她好像找到了什么东西，眼睛一亮便飞快地跑向某处。

翻动塑料袋的声音在夜色中传来。

于生睁大了眼睛。

那是他之前被“扔”进这片山谷时带过来的那一袋厨余垃圾，被他顺手扔在了废墟里面。

那里面都是晚上做饭时扔掉的菜叶蛋壳，还有之前从冰箱里清理出来的剩饭剩菜。

他扒在墙边，看到那个有着狐尾的女孩惊喜却又笨拙地撕扯着塑料袋，结果不小心把里面的东西都洒了出来，又看到她毫不犹豫地抓起里面的一团剩菜，不管不顾便往嘴里塞——

仿佛已经饿了很多很多年。

于生突然感觉到一股窒息。

他不知道为什么，但他很难受，他觉得……人不应该被饿成这样。

哪怕她看上去不太像是个“人类”。

哪怕她曾经给了自己一头槌——但她当时是想来救自己的。

而就在这时，那个女孩好像也终于察觉到了破庙中有“活人”的气息。

她蹲在地上，嘴里叼着一片烂菜叶，惊愕而紧张地扭头。

于生则站在破庙坍塌的墙角，隔着废墟与她四目相对。

于生试着向那白狐伸出手去。

最后残存的影子却在他的指尖触碰到之前消散了。

远瞳 · 作家说

说明一下今后的更新情况：之后周一到周五一律双更，周六、周日两天单更，已经是老人家（）的极限了……

第18章 调查人员

回来了，回到了这座奇奇怪怪的“界城”。

明明不久前这里对自己而言还是一座庞大、诡异而令人不安的怪异城市，然而此刻看到那些熟悉的路灯与建筑，看到晨光熹微的街道和天空，于生心底却泛起了一股连他自己都很难相信的“怀念”感觉。

困在那座夜幕山谷的经历，让他连返回“界城”都有了一种回家的感动。

但下一秒，生命流逝所带来的恍惚便打断了于生心里的感慨，他有些迟钝地低下头，看到鲜红的血液正在自己身子底下缓缓蔓延。

他的身体被刺穿了，那可怖的伤口足以在短时间内致死，哪怕这副身体现在的恢复能力和生命力都很强悍，他也知道自己又快死了——他如今在这件事上用“又”用得很熟练。

而造成这可怕伤口的罪魁祸首就在旁边，那根从怪物身上切下来的带鳞“尾巴”跟着于生一块从大门里掉了出来，它竟好像仍有着残存的生机甚至“思维”，此刻正在血泊中缓缓蠕动着，而且正在尝试蠕动着远离这个地方。

于生甚至感觉这东西是在远离自己……这块肉，在害怕他。

于生皱了皱眉，艰难地从地上起身，他看了一眼就在不远处的家门，然后随手拿起了正在旁边缓缓蠕动的带鳞断尾，挣扎着向前走去。

她拖动着庞大的妖狐躯体，慢慢挪了过去，她看到台阶下散落的塑料袋与剩菜烂叶，便低下头去，一边发出呜呜声一边把那些东西全都吞进肚里。

可她仍然很饿。

那蛊惑的声音仿佛不散的恶魔，在饥饿的最深处向她劝说着——

“吃吧，你知道哪里还有能填饱肚子的东西……

“你把他们埋葬在林子里了……

“骨头，肉，还有血……

“去，吃吧，吃了就不饿了……”

妖狐低垂着脑袋，发出仿佛哭泣般的呜咽，而后蜷缩在台阶下面，慢慢伸长了脖子，啃咬着旁边的碎砖烂瓦，又挖起废墟之下的泥土与朽烂的木头，把它们慢慢塞进嘴里，啃了又啃。

“我不饿……我不饿……有人给我吃的了……他一会就回来给我带更多吃的……我不饿……”

她就这样啃咬着，直到像过去的许多年里那样，渐渐昏死过去。

不断下坠的感觉将于生从浑浑噩噩中惊醒，他手中还残留着握住门把手的“感觉”，但下一秒，他便意识到自己已经跨过了某个界限。

他错愕地睁大了眼睛，看到自己正倒在路边，视线中是熟悉的路灯、电线杆以及梧桐路上低矮陈旧的老房子。

梧桐路66号那陈旧的外墙和大门就在前面不远处，在熹微的晨光中伫立着。

他又艰难地回过头，正看到一扇大门的虚影正渐渐消散，虚影深处，依稀好像还能看到那座被夜幕笼罩的山谷，破庙的废墟，以及……

正在废墟中艰难挪动着身子的白狐。

第14章 胡狸

混沌夜色，破庙废墟，一边是银发狐尾的女孩蹲在碎砖烂瓦间，嘴里塞着从垃圾袋里翻出来的烂菜叶，一边是死了三次的于生站在破墙后，目瞪口呆地看着对面。

他们就这样隔着夜色静静地对峙着，作为一场初次见面（之前那一头槌不算），这样的场景于生这辈子大概是忘不了了。

然后，他便看到那狐尾女孩慢慢瞪大了眼睛，某种巨大的错愕和惊喜——或许还夹杂着一些不敢置信——逐渐充盈在那双金红色的眸子里，她终于站起身来，手里仍然抓着一把菜叶，然后才好像忽然惊醒过来似的，她抬起手指着于生，喉咙里发出快要噎住的声音：“人！？啊，人！你是人？！你……你是谁？从哪来……”

于生这边本来都已经想好开场白了，包括怎么自我介绍以及怎么跟这姑娘打听情况，还有表示自己胸怀宽旷不在意之前那一头之“恩”，结果对方一开口他就愣了，脑子里想好的词也忘了大半，只觉得对方这反应好像跟自己预料的不太一样。

什么叫“你是人”？自己是个人对她而言有这么大冲击吗？她是从没见过人还是太长时间没见到人？而且更重要的……

不知是不是错觉或者理解有误，于生总感觉对方这个反应就好像是第一次见到自己似的，但明明之前自己跟那个怪物缠斗的时候这姑娘就已经见过他了——当然那时候俩人的见面方式可能比较别出心裁，这位头槌一脑袋撞过来之后于生的整体轮廓跟现在比起来应该有很大区别，但别的不说，至少他这张脸前后应该是没太大变化的……

哪怕这姑娘当时撞完之后没仔细检查作案现场，也至少该对自己的头下亡魂有点印象才对，而不是像这样，仿佛第一次见到眼前的“陌生人”。

“我们……见过一面的，”于生憋了两三秒，终于忍不住开口，“就刚才，外面空地上，你说你来救我……忘了？”

对面的狐狸姑娘歪了歪脑袋，好像真的不知道于生在说什么，但很快她的注意力便转移到了别的地方，她指着地上那一袋厨房垃圾，眼睛在夜幕中仿佛放着光：“这是，你，的东西？”

她说话的时候带着奇怪的停顿感，就好像是太长时间没有与人交流，以至于每一个字都要重新思考和回忆一下才能说出来。

于生语气古怪：“额，是……”

“我能，吃吗？”狐狸姑娘飞快地说道，说话中还是带着一丝磕巴，紧接着她又用力攥了攥手里抓着的菜叶，仿佛在用莫大的意志力对抗着把这东西直接塞进嘴里的冲动，她的嘴巴动了动，那是在嚼着刚才吃进嘴里的东西，接着她又看了于生一眼，飞快地问，“我，饿，我想吃，对不起……”

她的手在微微发抖，语气中带着急切，却一直在用意志力克制着，仿佛她要用意志力克制的不只是自己的食欲，而是某种比食欲更加危险的……已经快要失控的东西。

于生恍惚了一下，总觉得刚才好像看到对方身后漂浮着一丝丝暗淡的影子，那影子从远处缓慢蔓延过来，就像黑暗中伺机而动的猎手，在等待着猎物精神松懈的一刻。

但那影子又飞快地消散了。

于生从破墙后面走了出来，他已经察觉到眼前的女孩身上有不对劲的地方（虽然她那一堆乱糟糟的尾巴本身就挺不对劲的），但还是大着胆子向前走去：“那些东西不能吃，那都是……”

他感觉有点说不下去——因为他从来没有被饿到这种程度过。

而女孩这时候已经慢慢蹲下去，似乎已经等不及于生的回应，她要把散落在地上的那些饭菜捡起来。

“等等！我这好像有吃的！”就在这时，于生忽然又大声叫住了对面的姑娘，他似是想起了什么，一边说着一边飞快地在衣服口袋里掏着。

到最后，他终于掏出来两块带着包装的小面包，还有一块巴掌大的巧克力，这是他原本打算留着晚上当夜宵的。

然而于生死死抓着那条尾巴，任凭对方如何猛甩也不松手，他被蛇尾带着砸在地上，又砸翻了旁边的一堵烂墙，强韧的躯体没有在这致命的撞击中受伤，反而让他在疼痛中愈发清醒。

而就在这时，那蛇尾又一次高高扬起，向着破庙墙上的某个倾颓大洞甩去。

一抹异样的金光突然闪过视野边缘。

于生在耳旁呼啸的风声中艰难抬头，看到那抹金色正在迅速向着自己靠近，他还没来得及仔细分辨那是什么，便下意识地抬手挡了一下。

他的手抓到了什么东西——是一个把手。

于生：“……？”

轻微的吱呀声混杂在呼啸的风声中，于生脑海中猛然浮现出了一扇门的模样——一扇平平无奇的大门，通往某个地方，通往……

他脑海中刚浮现出一个下意识想到的地点，那扇门便被他拉开了。

下一秒，于生以及那条覆盖着黑鳞的蛇尾便瞬间落入门内，而后伴随着刺耳的吱呀一声，大门轰然合拢。

血肉怪物的蛇尾被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大门直接切断，一阵足以令听者疯狂的错乱嚎叫回荡在山谷里，这创伤仿佛让它发了狂，它在破庙废墟中咆哮着，横冲直撞，又疯狂啃咬着视线范围内的一切，甚至包括它自己的躯体，而后又过了不知多久，它才缓缓平静下来，躯体再度化作黑暗虚无的影子，一点点消融在夜色里。

那些漆黑的尖刺与骸骨碎片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伤痕累累的银白妖狐跌落在地上，一动不动，仿佛死去。

过了几分钟，胡狸终于慢慢睁开眼睛，她茫然地看着周围，金红色的眸子里好像已经完全失去“人”的灵性。

又过了好一会，她的目光才聚焦在废墟里的某个地方。

那是之前她与“恩公”坐在一起的台阶。

他不知道自己身上额外增长的力气和恢复能力到底是怎么来的，但他记得，在这些变化第一次出现之前，他从那怪物身上咬了一块肉下来。

他不确定这两件事之间到底有没有联系，但眼下没有别的路子，他又不怕死，那大可以把脑海中所有大胆的猜测都试一遍。

“你别，管我了！”就在这时，胡狸的声音又一次传来，“它杀不了……我，你，快跑啊！”

“没事，它也杀不了我，”于生吐了口血沫子，那是此前被空中的碎石砸到下巴时受的伤，他扭头看了银白妖狐一眼，脸上带着愉快的笑，“待会，我可能会死，但别担心，我会回来找你的。”

胡狸挣扎的动作停顿了一下，似乎一时间陷入了困惑。

于生却没有解释什么，只是迈步向那怪物走去，他的步伐轻快，脸上笑容也愈发明显。

那笑容中带着一种赴宴般的快乐。

“你不是喜欢劝人吃东西吗？”他看着前方的血肉巨兽，自言自语地嘀咕着，“好啊，爷来吃了！”

他于空中一跃，如饿狼般扑向那盛宴的餐桌。

那血肉怪物浑身的几十只眼睛剧烈震颤着，第一次，那些混沌而狂乱的眼睛中竟好像浮现出了一丝犹豫和……畏缩。

它的一张张巨口内发出含糊的吼叫，而后数条触腕般的、带有漆黑鳞片的“蛇尾”便从那血肉堆积的躯体中分裂而出，刺向空中的于生。

于生感觉自己的身体被贯穿了，致命伤，不知道具体几处，他感觉自己的生命开始流逝，温热的血液正在带走体内的生机。

但那种难以形容的……“食欲”已经从心底涌了上来，他无视了身上的痛楚，无视了所有关于死亡的抵触和不安，他抱着一根刺入自己腹部的蛇尾，嘴角咧开，低头啃下——

怪物发出一声怪异而尖锐的嚎叫，猛然甩动那根蛇尾，就像试图甩掉攀附在自己身上的致命毒虫一般。

由于工作因素，他有晚上熬夜的习惯。

狐狸姑娘带着一丝警惕与困惑看着于生的动作，于生便来到她面前，演示着怎么撕开面包的包装袋——伴随着塑料撕扯的声音，面包的香气逸散而出，女孩的眼睛瞬间便明亮起来，然后几乎是以带着残影的速度一把抓住了于生的手，连那只手带着面包往自己的嘴里塞去。

于生差点没反应过来，女孩不但速度奇快，力气也大的惊人，他近乎拼尽全力往回抽胳膊，才赶在被这只狐狸咬断手指之前把自己的手从对方嘴里拽了出来，尽管如此，他的食指还是被对方尖锐的犬齿刮了道小口子，鲜血飞快地渗出来。

“我去，你这到底是饿了多久……”他忍不住念叨了一句。

女孩却仿佛已经完全听不到周围的声音，她飞快地往嘴里塞着食物，就像是想要一把将其直接塞进胃里一样，嘴里塞得鼓鼓囊囊，每嚼一下都把眼睛瞪很大，于生甚至担心下一秒她就会把自己噎死，但她还是硬生生把嘴里的食物咽了下去，然后视线就落在了另一块面包上。

“你先缓缓，先把气喘匀，再这么吃会噎死，”于生不得不挡着对方，看着女孩的眼睛认真说道，“好了吗？听懂了吗？”

“我，懂……”狐狸姑娘用力点点头，努力咽着口水。

于生这才把第二块面包递过去，看着女孩笨拙地撕扯着塑料包装——她的手法不对，可力气惊人，几乎瞬间便把塑料袋撕个撕烂，然后把面包扯成两半往嘴里塞，但塞了一半又好像想起于生的话，或者是意识到这食物的宝贵，慌忙又降低了速度，把面包撕成一小块一小块，极其克制地放进嘴里。

同时她的目光又不断地往于生手里瞟去，落在那最后一小块巧克力上。

“这个是巧克……”于生随口说道，就准备把巧克力递过去，但刚抬手到一半就犹豫着停了下来，脸上表情也变得有点古怪。

他飞快寻思了好几秒，终于在心底呼叫艾琳：“艾琳。”

画中人偶咋咋呼呼的声音瞬间炸满脑海：“于生！你刚才怎么回事，怎么又突然就没动静了，而且我怎么喊你都没……”

“我这边情况复杂，等会跟你慢慢解释，现在先跟你打听个事……”

“你……好吧，你问。”艾琳的声音听起来语气不善，但最后还是无奈地表现出了耐心。

“狗不能吃巧克力是吧？”于生忍着心里的古怪感觉，他偷偷看了一眼对面满怀期待的狐狸姑娘，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严肃一点。

“……对啊，”艾琳感觉这问题莫名其妙，“那东西对狗而言有毒。但你怎么突然问这个？你都被困到异域里了还有这闲……”

于生没理会对方后续的碎碎念：“那狐狸能吃吗？”

“狐狸应该也不能……吧？”艾琳有点迟疑，“毕竟都是犬科的。哎我跟你讲，人类的许多食物对人类之外的物种而言那都是有毒的，这么说吧，就你们的食谱，别说放在动物眼里了，放在像我这样的‘异种族’眼里都简直有病，属于是吃着毒药配强碱，酸液顿顿往下灌，生化药剂穿肠过，腐败物质大口炫……”

于生再次打断了这个BB姬的大声比比：“那修炼成精的狐狸呢？”

艾琳终于被卡没词了：“……啥？”

事实证明，哪怕是垃圾话再多的BB姬也扛不住这种过于神经病的话题转移。

“我是说，变成人形的狐狸，就狐仙，狐妖，懂吧？”于生飞快地在脑海中说着，因为他发现眼前的狐狸姑娘已经快要吃完那块小面包，眼瞅着就要来抢自己手里的巧克力了，“狐仙还算狐狸吗？是人的成分多一点，还是狐狸的成分多一点？如果后者成分高的话，狐仙算犬科的吗？”

艾琳：“……你那边现在到底啥情况？！”

倒不如硬着头皮冲一波，打是打不赢的，但既然自己不怕死，那便有机会在临死前换点战果——而如果侥幸让那怪物分了心，说不定还可以让胡狸有机会从那可怕的束缚中脱困，她仍然艰难维持着理智，真有机会让她脱困的话，说不定还有反打的机会……

所有这些想法都是一瞬而过，于生知道自己的思虑很不周全，但也顾不得太多，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只能发了狠，这副躯体再度爆发出令他自己都困惑的巨大力量，将那沉重的青石板如炮弹般砸向那血肉巨兽。

下一秒，他也无暇确认自己这一击的“战果”，巨大的警兆从心底涌现，于生提前一秒“看”到了怪物的反击，身体便猛地向旁边一跃。

一道钢鞭般的黑影狠狠击打在他刚才站立的位置，那是怪物体表骤然分裂出的一道蛇尾，霎时间土石飞溅，坚固的青石和残破的砖瓦通通被化作粉尘，于生在空中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冲击，碎石块就像子弹般噼里啪啦打在他身上，甚至发出金石相击般的声响。

于生却顾不得身上的疼痛，他落地之后飞快地翻滚，躲过了那道蛇尾的追击，同时眼角的余光扫过胡狸所处的方向。

银白妖狐在无数漆黑的尖刺与骸骨碎片之间剧烈挣扎着，狐尾附近燃烧的幽蓝灵火剧烈闪烁，仿佛下一秒便会失控爆炸一般。

可她仍旧被死死困住——那些束缚住她的东西就仿佛是专为她定制一般，于生的从旁干扰根本没有起到效果。

事实上，于生一眼就能判断出这个狐狸姑娘比自己强大不知多少倍，但她在那怪物面前根本毫无还手余地，那怪物与她之间，显然存在一种十分明显的……“克制”。

但在最初的时候，在那破庙外面的空地上，她还是义无反顾地冲过来想要“救”自己——虽然最后救人未遂，但她当时真的是想来帮忙的。

回忆一闪而过，于生用力咬了咬牙，想要再次冲上去，试试看能不能用以命相换的老办法从那怪物身上再啃点零件下来。

于生疑惑地睁开眼。

他看到银白妖狐在空中调转了躯体，转而猛扑在那令人作呕的怪物身上——她发出一声狂怒到近乎恸哭的嘶吼，便张嘴去啃咬那怪物。

然而下一秒，无数漆黑的角质尖刺和漆黑的骸骨碎片便从胡狸体内迸发出来，将她的躯体各处贯穿，穿刺并死死钉在半空。

于生错愕地看着这一幕，看到银白妖狐在空中艰难地转过头，金红色的血液从她全身的伤口中流淌而出，在夜空下蒸腾着。

“恩公……快跑……”

{你好香啊……}

“我还不是怪物……”

{好饿……}

“跑！”

{跑！}

第17章 门

所有的声音都混杂在一起，狂乱的思维与妖狐最后的理智在交锋、撕扯，于生听到耳旁传来胡狸痛苦的呜咽，脑海中却轰鸣着更多疯狂错乱的声音——有妖狐那濒临失控的食欲，有剜心刺骨般的饥饿，有混沌黑暗的蛊惑，以及……催促自己逃跑的呼喊。

于生猛地吸了口气，伏低身子便冲向妖狐与那怪物之间的某处空隙，但他并没有如胡狸催促的那般逃跑，而是随手从地上抓起了一块断裂的青石板，抱着它便冲向那怪物的身侧。

他当然知道自己多半还是打不过这个怪物，但他更清楚仅凭人类的脚力是压根不可能从这里跑出去的，再加上这里到处都是挡路的残垣断壁，唯一通往破庙外面的开阔出口已经被那怪物庞大的躯体挡了个严严实实，这种情况下莽撞逃跑，恐怕只能死得更快一些。

“我这边有个快饿死的狐狸，白毛红眼九条尾巴那种……也可能是六七条，都打绺了数不清，但我手头就剩下一块巧克力了。”

艾琳一愣一愣地听着，然后以惊人的接受能力甩过来一句：“都九条尾巴了那肯定扛得住啊，要连这点修为都没有，练那么多条尾巴出来难不成是为了游泳的时候当螺旋桨的？哎等等，你那边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说一个无人异域吗？怎么就冒出来一个……”

于生一听艾琳的前半段话就感觉很有道理，没顾上回应对方后续的叨叨便把手里的巧克力递给了对面，不过还是没忘记提醒一句：“给你吃吧，但最好少吃一点试试，我怕这个对你身体不好。”

“谢……谢谢！”狐狸姑娘赶忙接过了巧克力，笨手笨脚地拆开包装之后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

她脸上露出了惊奇的表情，紧接着便微微眯起眼睛，仿佛沉浸在莫大的幸福中。

“行了，再要更多的也没有了，”于生见状摇了摇头，摊开手，“不知道够不够你吃饱……额，也不知道怎么称呼你。”

“谢谢，”狐狸姑娘又说道，这一次道谢比刚才更加郑重，在终于没那么饿之后，她才看着于生的眼睛，又抬起手指了指自己，一脸认真，“胡狸。”

“啊？”于生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胡狸，”狐狸姑娘指着自己，慢慢笑了起来，“我，有名字的！”

第15章 困于此地

听到对方说出自己名字的发音时，于生第一反应是这姑娘真耿直，怎么直接就把“狐狸”当成自己的名字了——后来又询问了好几遍，他才搞明白对方说的是“胡狸”，而不是狐狸。

她叫胡狸，一个……有点奇怪，但相当符合那一大堆尾巴的名字。

“我叫于生，”于生跟胡狸一起坐在破庙的废墟里，介绍着自己的来历，“我是从……额，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我是从‘外面’来的，不是山谷的外面。”

“你真的，是从‘外面’来的！”胡狸顿时瞪大了眼睛，她似乎立刻就理解了于生这句话的意思，而那惊愕之色更显出另一层含义：她知道“外面”的存在！

胡狸又飞快且克制地咬了一小口巧克力，瞪大眼睛看着于生的脸：“你，是怎么进来的？你知道……出去的路吗？是不是在……天上？”

随着和于生的交谈，胡狸在说话时也在逐渐显得流畅起来，似乎她正在飞快地寻回和人交流的能力。

于生则在听到对方的话之后一愣：“天上？为什么这么问？”

“仙人临死前说，我们，都是从天上来的，但天突然黑了，就，回不去，”胡狸努力组织着语言，虽然她现在说话流畅了一些，但在说这些长段落的时候还是显得磕磕巴巴，“然后，地就越来越危险，开始有毒，就……一起来的人，死了很多，回不去了……”

于生一愣一愣地听着，几乎是依靠强大的脑补来勉强理解着这姑娘乱七八糟的描述，他意识到这片被艾琳简单归类为“异域”的山谷中好像还藏了个复杂的故事，而眼前这个有很多条尾巴的姑娘更是有着令人匪夷所思的来历。

她也是被困在这里的！

然而当他尝试询问对方“天上”到底是哪里，以及她口中的“很多人”又都是谁，他们具体是怎么来到这里时，对方的回答却又颠三倒四起来。

“天上……就是天上，我这些年一直在试着，回天上，但回不去，”胡狸比比划划地解释着，“我努力跳起来，但会撞上什么东

于生听到一个声音，带着强烈的蛊惑和穿刺心智般的力量，隐隐约约传来——

“吃……吃下去，就不饿了……

“进食吧……

“进食，我们一起……

“你饿了，吃吧……”

于生起初以为自己听到的是胡狸心底的思绪，但很快他便意识到，那其实是胡狸听到的声音——声音真正的来源，是那个长得乱七八糟的怪物。

它在催促着胡狸进食，催促着妖狐少女屈服于那饥饿，那语气就好像在等待着自己培育已久的某种东西开花结果。

于生想高声提醒，提醒胡狸不要被那声音蛊惑，因为他已经隐隐约约猜到了某些真相，但在开口之前，他便感觉到了那股从胡狸的心智深处传来的可怕……饥饿。

那饥饿感足以吞噬一切理智，屏蔽一切外来的声音。

他只能苦笑着，在妖狐面前摊开手。

“我跟你讲，等会你的嘴跟胃就对不上账了，下次咱俩见面的时候你就尴尬去吧……”

说完这句话，他便像交代完了遗言，心一横脸一沉，弓步沉腰摆了个军体拳的起手式。

军体拳当然打不过九尾妖狐（也可能是七尾或者八尾），但军体拳可以让自己死的体面一些。

而且万一呢？自己的体质莫名其妙强大了许多，于生觉得说不定自己可以临死前一拳打在胡狸的鼻子上，让她酸好大一会……

脑海中闪过这么个无聊的想法，下一秒，他便感觉到一股罡风扑面而来，银白妖狐庞大的身躯猛然腾空——剧烈的风压让于生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

预想中的死亡没有降临。

于生眨眨眼，显然，胡狸想起了她和他的第一次见面，也想起了那个亚音速头槌的经过，他不知道对方是怎么突然又回忆起这一切的，或许这也与他刚才突然看到胡狸的思维和记忆有关——但现在显然不是细究此事原因的时候。

胡狸的状态很明显不太对劲，她的身体再次摇摇晃晃起来，好像下一秒就会失稳。

于生下意识往前走了半步——但对方下一刻的反应让他硬生生止住了步子。

胡狸抬起头，金红色的眸子里仿佛充盈着血光，她死死盯着于生，喉咙里发出野兽般低沉的呜咽低吼。

她渐渐弯下腰，身后乱糟糟的尾巴一点点舒张开来，狐尾在夜幕中张扬，滋长，幽蓝的火焰在每一条尾巴的末端跳跃，燃烧着。

她以野兽般的姿态，肆意释放着猎食者的气息。

饥饿感正在那双充盈血光的眸子里疯长，透过某种隐隐约约的联系，于生甚至仿佛能听到那个不断回响在少女心底的声音——

恩公，你好香啊……

于生艰难地咽了口口水，慢慢向后退了小半步，而就在此时，他眼角的余光终于注意到了胡狸身后的某个……影子。

那是一片庞大的阴影，它从黑暗中弥漫过来，一点点靠近胡狸身后，狐妖的幽蓝灵火在夜色中摇曳着，在火光映照中，那影子渐渐呈现出轮廓——就仿佛是无数狰狞扭曲的野兽肢体胡乱糅合在一起，数米高的血肉团块上生长着纵横交错的嘴巴，眼睛以及利爪，仿若饥饿与猎食的化身，这怪物在胡狸身后发出了催促般的低沉含混嘶吼。

而在那一声声含混嘶吼与催促中，胡狸的身体伏得更低，银白的绒毛覆盖了她的皮肤，她的脸颊变形，利齿生长，人的特征迅速退去，几乎是眨眼间，那个总是憨憨笑着的少女消失了——庞大的银白妖狐立于夜幕，幽蓝的狐尾灵火映照着倾颓的破庙废墟，以及于生的脸。

西，很痛。大家……也都不记得了，有爸爸，妈妈，仙人，还有……还有其他人。我们坐船下来，很大的船……”

胡狸说到这，好像突然又想起一些事情，抬手指着黑暗山谷深处的某个方向：“就在那边，船，掉下来，成了山的一部分。爸爸一直想回去拿东西，但后来……大家被一个东西杀死了，就没人知道怎么……进船里了。”

胡狸说的事情开始显得诡异惊悚起来，于生感觉到后背突然有点凉。

他尽己所能地理解着对方说的事情——姑且不去考虑对方说的“仙人”具体概念，也不考虑所谓的“天上”是什么地方，仅从胡狸颠三倒四讲出来的部分，他拼凑出一些凌乱的真相：

胡狸和她的家人，还有被称作“仙人”的人，在很多年前乘坐一艘大船——极有可能是具备飞行能力的大型交通工具——降落在了这座山谷，但当时这里应该还不是个“死地”，是后来突然“天黑了”，发生了某种未知的环境巨变，导致这里封锁，随船而来的人才从此被困，而在那之后，被困者们又遭遇重创，被某种强敌袭击，近乎团灭。

过程惨烈至极，结果则是最后的幸存者只剩下“胡狸”自己。

但于生知道，这些也都只是自己通过强大的脑补能力拼凑起来的故事而已，胡狸的话颠三倒四，很多记忆又存在明显的断层以及基于她自身视角的混乱认知，真正的真相是什么，恐怕连她自己都无法理解和回忆。

这姑娘的思维已经非常不对劲了。

“你已经在这里困了多久？”他忍不住问道。

“不知道，反正……很长时间，”胡狸慢慢摇着头，小心翼翼地捧着手里的半块巧克力，“这里总是……没什么变化，不知道怎么计算日子，饿了，就会昏过去，然后醒来又好像过去很长时间……”

于生不由得慢慢皱起了眉，他看着胡狸身上那已经破破烂烂的衣裙，又联想着对方讲述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经历，意识到她被困此地的时间恐怕远远超出自己想象，那至少是以“年”为单位的。

“这些年……你怎么活下来的？”他皱着眉，下意识问着，“你吃什么？就靠在破庙里翻垃圾？但这里好像也没有能吃的……”

“没有，吃的，”胡狸又摇了摇头，“林子里……偶尔有果子，但有毒，吃了会昏过去，除了水，这里大部分东西都有毒，所以大多数时候，就饿着。”

胡狸说到这，又慢慢笑了起来，指着自己，似乎还有些自豪：“妖怪，很厉害，饿是饿不死的，只是，不好受，饿着的感觉。”

她似乎回忆起了很糟糕的记忆，脸上的笑容皱巴起来，紧接着便起身飞快地跑到不远处，又从残砖断瓦之间把那袋厨房垃圾捡了回来——就像抱着宝贝一样，把那一袋子剩饭烂菜抱在怀里。

“还能吃。”她很认真地对于生说道。

于生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能说些什么——他倒是希望自己现在就能掏出成山的食物，甚至打开一扇返回现世的门，但他现在还自身难保呢。

“恩公……”胡狸突然又开口了。

于生一愣，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你叫我什么？”

“恩公，”胡狸又说了一遍，表情很认真，“妈妈说过，帮过自己大忙的，就是恩公，你给了我吃的。”

于生摆了摆手：“……这个称呼有点奇怪，你还是叫我于生吧，我习惯。”

“哦，好的恩……”胡狸嘟哝了一声，把称呼含混过去，接着便抬手指着于生的手指，脸也随之低下去，“对不起。”

“啊？”于生怔了一下，这才又注意到自己手指上的伤口——这是之前给胡狸面包的时候对方情急之下一口咬出来的，但不知什

她很饿，她仍然很饿，比看上去的还要饿，甚至……比她自己所感觉到的还要饿。

“恩公……”她小心翼翼地看着于生的口袋，脸上带着憨憨的笑，“你还，有吃的吗？我感觉……肚子不疼了，但还是，有点饿。”

于生感觉自己后背有一点点凉，他好像隐约想到了什么，与此同时，他更好奇自己刚才脑海中“读取”信息的过程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自己会看到胡狸的思维和记忆？

他想到了刚才看到的那一幕：自己的血液迅速渗入对方的皮肤。

是因为这个？

而就在这时，他又注意到胡狸脸上的表情迅速变化了几下。

就好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她的眼神中有些恍惚，紧接着恍惚便变成了错愕，胡狸慢慢从台阶上站起来，直愣愣地看着于生，就像是“重新”认知着眼前的人，随后她猛地晃了一下脑袋，难以置信地抬手指着于生：“恩公……你……你没死啊？！”

于生怔了一下。

胡狸则抬起手，用力按着自己的额头，她的身体摇摇晃晃，混乱冲突的记忆让她本就不太稳定的心智摇摇欲坠，而后，她终于开始回忆起那些一度从自己记忆中消失的“真实”——

她回忆起了跟于生的第一次“碰面”，回忆起了自己当时那可怕的“失手”，回忆起“恩公”四分五裂的模样，回忆起活人温热的鲜血，而后……那血液渐渐化作虚无，遗骸消失，于生“死亡”的经过从她记忆中消散……

她慢慢站稳了身体，金红色的眸子里混混沌沌，喃喃自语着：“啊，我记起来了，恩公，我们刚才，见过面的，在外面的空地上，我失手把你给……但是……”

她迟疑着停了下来，话语的后半段变成含混的咕哝，浑浑噩噩的心智似乎正在占据上风，让她的思维迅速陷入混乱。

这不正常，他当然知道，人类的伤口不可能以这种速度愈合，但比起飞快愈合的伤口——死而复生更不对劲。

身体上的变化让他心中有些不安，尽管就目前看来，这些变化都像是“好事”，但他总担心这些变化背后有着某种未知的隐患，或者说……“代价”。

人会本能地抵触未知与失控，对于现在的于生而言，他自己的躯体正在逐渐变成他心中最大的未知。

但就在这时，一种异样的感觉却突然打断了于生的思索——他说不上来那感觉是怎么回事，他只觉得自己好像听到了什么声音，或者是一些忽然“侵入”自己头脑的念头，一些……不属于自己的想法和记忆，他感觉脑海中有一小块地方不受控地躁动起来，而后，他感觉到那一小块躁动的思维中，有另外一个思维——

妈妈不见了，爸爸不见了，叔叔阿姨们都不见了，很黑，有毒，冷，害怕，饿，很冷，很饿，非常饿，果子有毒，树皮不能吃，树叶不能吃，土不能吃，石头不能吃……不能吃，都不能吃，饿，非常饿，非常饿，非常饿……

铺天盖地的，几乎像是要将心志碾碎一般的饥饿感横扫了于生的心智，尽管只是一缕闯入自己脑海的外来信息，他仍有一种自己的理智都要被那饥饿感彻底吞噬的错觉——这股狂乱的思维在脑海中掀起了轰鸣，而当它终于渐渐减弱的时候，于生才一点点恢复思考，并慢慢抬头看向坐在旁边的胡狸。

狐妖少女正在慢慢舔着嘴角，于生看到自己的血液就好像有生命一样在胡狸的舌尖蠕动着，渗入她的皮肤，渗入她的牙齿，渗入……她的灵魂。

胡狸察觉了旁边的视线，她舔干净嘴边最后一点血液，抬头看着于生，露出一个单纯无害的憨笑。

然而于生看着她，却仿佛直接看着她的灵魂，他看到了……那已经濒临疯狂的部分，看到狂乱的饥饿感开始在那笑容深处涌动，滋长。

么时候已经完全愈合了，现在只剩下一些血迹留在皮肤上，他见状浑不在意地摆摆手，“没事，不用在意，都皮外伤。”

然而胡狸看上去却很担心：“恩公，真的没事？被妖怪咬了……伤在本元，没办法愈合的。”

“可是它已经长好了啊，”听到对方的话，于生疑惑中有点不信，他随手搓掉了手指上那点血迹，“你看。”

“真的长好了……”胡狸有些惊讶地看着于生的手指，“恩公……也是仙人？”

“我不是，我都不知道你说的仙人是什么意思——按我理解就是修炼成仙的人？”于生随口说着，“不过修炼成仙的人为什么会跟……额，‘妖怪’在一起？按你刚才说的，你们好像是一船的妖怪，然后跟着一个仙人一起活动是吧？但在我从各种故事得到的印象里……仙人跟妖怪的关系不是这样吧？”

于生终于问出了这个他从刚才就很困惑的问题——

胡狸提及了许多他此前只从故事里听过的名词，而她自己更是长着一大堆看上去就得道千年的大尾（yi）巴，这一串信息归拢到最后，却是一个“仙人”领着一帮妖怪在到处跑，甚至在“飞舟”失事之后，仙人还跟妖怪们一起团结一致荒野求生了一段日子（虽然最后求生未遂了），这却跟他对仙人以及妖怪的刻板印象不符了。

这俩族群搁在小说里通常不都是见面互相剁饺子馅的关系吗？

胡狸却显然不理解于生的反应是怎么回事，面对对方提出的问题，她只是困惑地歪了歪脑袋，努力回忆了一下之后才不太肯定地开口：“因为，是导游仙人。”

于生：“……？”

他感觉自己听到了什么很邪门的东西。

但他反复问了好几次，最终确定胡狸没有记错也没有说错。

那是个“导游仙人”，或者说，那个仙人是个“导游”。

不知多久岁月以前，乘“仙舟”坠落在这片禁地的妖怪和仙人们，是TM一个旅行团。

亏于生刚才已经脑补了八十五万字的仙侠故事！白脑补了！

别问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由仙人带队的妖怪旅行团，问就是99元四天纯玩无购物——合不合理，这很合理，便宜团就是容易出问题。

于生坐在夜风里，任凭寒风吹过破庙的废墟，又吹在自己脸上。

他觉得这个世界邪门的很。

越来越这么觉得了。

而就在这时，他又听到旁边的狐狸姑娘在小声叫自己。

“恩公……”

“你叫我于生就行，”于生无奈地叹了口气，“叫我啥事？”

胡狸捂着肚子，一脸难受：“恩公，我肚子有点疼。”

于生有点呆滞地“啊？”了一声，然后看着已经被这个狐仙啃下去半块的巧克力。

神TM狐仙也扛不住巧克力的吗？！

“……卧槽！别吃了！”于生顿时就起了一层冷汗，伸手就抢胡狸手里的巧克力，“这玩意儿对你有……”

结果他这手刚伸过去，胡狸的喉咙里就发出了一阵低沉的呜声，跟藏獒一般动静，紧接着她伸出脖子就是一口啃在于生手上：“嗷！！！”

下一秒，于生嗷的动静比胡狸还大。

第16章 饥饿

胡狸耷拉着脑袋坐在破庙的台阶上，看上去好像有点受伤。

于生也耷拉着脑袋坐在破庙的台阶上——他是真受伤了，狐仙小姐这一口下去连皮带肉给他扯下一大块来！

他是知道犬科动物护食的，但他没想到狐仙护食的时候也这个动静！

“恩公……”一旁的胡狸终于开口了，这白毛狐狸的动静仿佛要哭出来似的，“对不起，我……我没忍住，我又，伤着你了……”

“对，你又伤着我了，但比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伤的轻多了。”于生生无可恋地叹了口气，看着胡狸嘴角的血迹，心说幸好只是咬了一口，他跟这姑娘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一个亚音速头槌过来伤口比这大多了，那可是脖子以下截肢……

胡狸在听到这话之后却只是困惑地歪着脑袋，她显然仍想不起于生所说的“第一次见面”是怎么回事——于生刚才已经旁敲侧击地询问了几次，她都是差不多的反应。

“恩公，你说的……我们之前，真的在破庙外面见过一面吗？”

“你一点印象都没有？”于生忍不住皱着眉，“我当时正在跟一个长得乱七八糟的玩意儿打架，你冲过来就说要帮忙，然后就‘砰’——我眼前一黑，再醒过来就到这了，而你正在外面转悠。”

胡狸眯起了眼睛，好像正在努力回忆着什么，片刻之后，她脑袋上的一对毛茸茸的耳朵也随着慢慢耷拉下来，似乎回忆的过程颇为艰难。

于生则低头看了自己手上的伤口一眼。

被胡狸咬伤的地方正在愈合，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撕裂的血肉之间生出了无数细小的嫩芽，血液也仿佛有独立的生命一般在那伤口的缝隙中蠕动、逡巡，他……甚至觉得自己可以听到那伤口中传来的细小的声音，那是肌体组织正在重生，断裂的皮肤正在黏合，一切……都在恢复到完好时的状态。

在几分钟的时间里，他甚至已经感觉不到疼痛，而只有一种轻微的麻痒残留在伤口周围。